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武汉重型机床厂五一车间工人理论组
华　中　师　范　学　院　历　史　系 编写

人　民　出　版　社

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武汉重型机床厂五一车间工人理论组
华 中 师 范 学 院 历 史 系 编写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25印张 43,000字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1·1505 定价0.15元

内 部 发 行

毛主席语录

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目　　录

一　历史的回顾 …… 1

迦南人的国家 …… 1

反动的犹太复国主义 …… 3

二　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 …… 8

英国的反动统治 …… 8

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斗争 …… 11

三　以色列——美帝人为制造的侵略工具 …… 14

以色列的出笼 …… 14

“大以色列国”的迷梦 …… 17

美以特殊关系 …… 20

反动的犹太种族主义 …… 21

四　为恢复民族生存权利而战 …… 24

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 24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 30

加强团结　坚持斗争 …… 32

五　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 …… 36

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 …… 36

英雄的十月战争 …… 40

霸权主义的丑恶表演 …… 46

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 50

六　撕去苏修的“友谊”面纱……………………………………54
假朋友露出了真面目……………………………………………54
输送人力的阴谋…………………………………………………61
七　战斗的巴勒斯坦人民必胜…………………………………64

一 历史的回顾

迦南人的国家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周围与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交界，面积为二万七千平方公里。它是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联结东西阿拉伯世界的桥梁，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历史上就是大国经常争夺的一个地区。

巴勒斯坦最早的土著居民，是一些半游牧部落。大约在公元前三十世纪，这些半游牧部落中的迦南人开始在巴勒斯坦沿海和平原地区定居下来。公元前二十世纪左右，迦南人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一些小的城市国家，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迦南人的艺术和技能与埃及人相似，他们象巴比伦人一样使用象形文字。迦南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曾经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犹太教的圣经《旧约全书》中，称这一地区为"迦南地"或"迦南人的国家"。

公元前十三世纪，爱琴海沿岸的腓力斯人占领了巴勒斯坦沿海地区，建立了城市国家。"巴勒斯坦"这个名称，在希腊语中意思就是"腓力斯人之地"。

公元前十二世纪，希伯莱各部落离开埃及，入侵迦南地区。希伯莱人入侵前是游牧部落，他们在入侵的过程中，吸收了迦南文化，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建

立了希伯莱王国，后来又分裂成为两个国家，北部称以色列王国，南部称犹太王国。犹太王国的人称为犹太人，后来所有的希伯莱人都叫犹太人。公元前七二二年，亚述帝国消灭了北部王国。以色列王国灭亡后，其居民被亚述人同化。公元前五八六年，巴比伦王国灭亡了南部王国，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大约五十年以后，波斯帝国又征服了巴比伦。波斯人允许部分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附近作为一个附庸小国重新定居。

巴勒斯坦由于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道，从公元前六世纪至本世纪初，它一直处在周围大国的侵略、占领和争夺之中。继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之后，巴勒斯坦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外族轮番占领。

罗马帝国于公元前六三年先后占领了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边界战争。罗马帝国残酷的殖民统治，使当地的土著居民和犹太人曾多次举行起义。公元一三二年，罗马统治者扑灭了犹太人的最后一次起义，大部分犹太人被驱逐或遭屠杀。从此，犹太人便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欧洲、北非和世界各地。

公元七世纪初，出生在麦加城的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由于他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统一了分散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氏族和部落。接着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到公元八世纪中期，形成了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印度河，疆域辽阔的阿拉伯封建大帝国。随着这个帝国的建立，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了这些地

区。从此以后，巴勒斯坦的居民、宗教和文化都逐渐阿拉伯化。

公元一五一八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巴勒斯坦，并把它作为一个行省和其他阿拉伯行省一起纳入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土耳其帝国长达四百年的统治，也没有改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的特征。

巴勒斯坦虽然经过如此频繁的战争、入侵和占领，但是其原来的土著人口的成分直到二十世纪初基本上变化不大。公元六三七年巴勒斯坦并入阿拉伯帝国后，附近地区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不断移入巴勒斯坦。这些移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同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主要是古代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早期部落居民的后裔）一起，通过千百年的辛勤劳动，进一步开发了这一地区。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相互融合和同化，形成了现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千多年来，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生息，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历史清楚表明：巴勒斯坦的最早居民是迦南人、腓力斯人和其他一些部落和氏族。今天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他们的后裔，他们是这个地区的土著居民。自古以来，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口的主要成分，是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的主要创造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极力散布所谓“巴勒斯坦最初是属于犹太人的”，“是犹太人祖先的故乡”等等说法，妄图为其搞反动的复国主义编造历史根据，这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和捏造。

反动的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人在公元一、二世纪就已经离开了巴勒斯坦，流散到

世界各地。将近两千年以来，经过与当地人民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相互通婚，绝大多数犹太人已逐步同化于所在地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习俗以至肤色与当地的民族并无大的差异。所不同的，是有一些犹太人保持着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除了把耶路撒冷仍视为犹太教的“圣地”之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巴勒斯坦早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劳动人民，长期遭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处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之下，生活毫无保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移国内阶级斗争的锋芒，不断煽起“排犹运动”，使千百万犹太劳动者被迫丧失生计。一八八一年，沙皇亚历山大被刺死，俄国统治阶级借此煽起屠杀犹太人民的狂潮。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加剧推行所谓排犹主义，残酷地迫害犹太人民。

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排犹主义是阶级社会，特别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犹太人并不属于一个阶级，正如列宁指出的：**“犹太人中间大多数是工人，是劳动者。他们是我们的受资本压迫的兄弟，是我们的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同志。……犹太人中间也有富农、剥削者、资本家。……富有的犹太人，象富有的俄国人和各国的富人一样，彼此联合起来，抑制、压迫、掠夺和离间工人。”**① 因此，被压迫民族只有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粉碎帝国主义的统治，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才是争取解放和实现民族平等的唯一正确途径。列宁在《告犹太工人书》中说：**“犹太工人不仅遭到一个无权的民族所遭受的一般的经济和政治压迫，而且还遭到剥夺他们起码**

① 列宁：《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二二一页。

的公民权的压迫。这种压迫越厉害，就越需要各民族的无产者尽可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因为没有这种团结，反对这些压迫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①

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化，阶级斗争空前地加剧。犹太劳动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这一切引起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端恐惧。它们除了继续玩弄排犹的故伎，以转移斗争的锋芒外，还千方百计地腐蚀和离间犹太工人。犹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适应帝国主义这种反动政策的需要，乘机发起和鼓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八八二年，俄国犹太医生利奥·平斯克写了一本题为《自我解放》的小册子，要犹太人民放弃革命斗争，把“另建自己的国家”作为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一八九六年，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发表另一小册子《犹太国》，鼓吹由英国帮助犹太人往巴勒斯坦殖民，以期最后创建一个犹太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者打着“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号，歪曲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真相和社会根源，掩盖排犹主义是阶级压迫的实质，胡说什么犹太人受歧视、受压迫，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它们用这种反动的民族主义，吸引遭受排犹主义迫害的犹太劳动者脱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阶级斗争，破坏犹太工人与非犹太工人的战斗团结，要他们和其他民族的阶级兄弟隔绝，去和犹太资本家实行阶级合作，建立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国家”。

资产阶级煽起排犹主义，是“把穷困的工人和农民的仇恨

① 列宁：《告犹太工人书》，《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四六三页。

引导到犹太人身上去";[1] 资产阶级鼓吹犹太复国主义，是害怕犹太劳动人民革命化，阻挠犹太劳动人民与其他民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其目的都是为了转移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锋芒。因此，排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乃是帝国主义抚育的一对孪生子，是同一社会制度的产物。

犹太复国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而发展的。犹太复国主义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已将世界分割完毕，它们为重新瓜分世界、霸占殖民地正展开激烈的争夺。随着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巴勒斯坦成了沟通欧、亚、非三洲交通的要冲，因此帝国主义国家都力图假手犹太复国主义，把自己的势力伸入巴勒斯坦。

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东的斗争日趋激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大肆活跃起来。一八九七年，以西奥多·赫茨尔为首的世界各地的犹太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首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并成立"世界犹太复国组织"。会上通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保障的家园"。大会还决定要同帝国主义大国勾结，即所谓谋求"某些政府的同意"，来实现它们霸占巴勒斯坦的侵略野心。一九〇一年成立"犹太国民基金会"，向欧美犹太资本家募捐，在巴勒斯坦买地移民，正式干起占地殖民的勾当。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这种勾当编造了种种论据和借口，胡说什么已经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只有从世界各地"重返"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国

① 列宁：《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二二一页。

家，所谓“犹太人”问题才能解决。很显然，这些借口是极其荒谬的。对散居在全世界的犹太人来说，到哪里去找他们共同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这些构成民族的要素？**“例如格鲁吉亚的、达格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① 列宁曾经指出：**“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特殊犹太民族的思想，从政治上来说，是反动的。”**② 可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支持和操纵下犹太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一九二九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执委会在英美帝国主义直接操纵下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建国协会”。协会的主要头子，全都是英美等国的大垄断资本家及其走狗。如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魏兹曼和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等，分别是英国和美国垄断财团长期豢养起来的。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已被各帝国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所收买。所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东的工具。它仅仅代表犹太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垄断财团的利益，而同广大犹太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毫无共同之处。它是阿拉伯人民的死敌，也是犹太人民的蟊贼。

---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三〇页。

② 列宁：《崩得在党内的地位》，《列宁全集》第七卷第八四页。

二　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

英国的反动统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逐步衰落的情况下，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列强都在积极准备瓜分这个庞大帝国的领土。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早就伸向了中东。为了保护大不列颠帝国的生命线，它打算通过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建立一个从北非到印度连成一片的所谓“中东帝国”。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参加德国方面作战，英国乘势派兵抢夺中东。当时阿拉伯人民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在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区积极准备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武装起义。英国为了利用阿拉伯人的力量反对土耳其，曾经一再声称“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运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英国政府在同汉志地区的伊斯兰教长夏利夫·侯赛因的多次来往信件中，明确表示在战争结束后，保证协助他建立一个包括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岛在内的独立的阿拉伯国。但是一九一六年春，英国却背着阿拉伯人同法国签订了瓜分中东的秘密协定。这说明英国的保证，根本就没有打算兑现，它不过是为了骗取阿拉伯人的信任，以便将阿拉伯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变为它自己的殖民地，实现其“中东帝国”的美梦而已。

英法协定刚签订，英国便指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出来叫喊，必须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归英国保护的犹太国，既反对这个地区的独立，也反对把它国际化。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命令犹太复国组织头目草拟一个文件，把这种主张用巧妙的词句化为英国政府的一个宣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英国政府以致函当时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华尔特·罗斯柴尔德的形式抛出这个宣言，声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成此目的而尽最大努力"。这就是所谓的"贝尔福宣言"。美国在一九一八年承认了这个"宣言"。这个宣言是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的基础，它背弃过去的诺言，其目的是大力扶植犹太复国主义，并利用欺骗与挑拨的险毒手法，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制造纠纷，以此来转移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目标，进而实现其霸占巴勒斯坦和维持其反动的统治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了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经过一系列分赃会议的激烈争吵之后，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举行的"圣勒摩"会议上，英国取得了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包括约旦)的委任统治权。一九二一年，英国政府以执行"贝尔福宣言"为由，采用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地区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以伊斯兰教长夏利夫·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为酋长，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西部仍称巴勒斯坦，由英国委任总督直接统治。

在英国委任统治以前，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极力地煽动向巴勒斯坦移民，但进展缓慢。一八八二年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仅二万人，到"贝尔福宣言"发表时也不超过五万人。"贝

尔福宣言”以后，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支持和鼓励下，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八年五月，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近五十万，使犹太人从占居民的十二分之一猛增到三分之一，直接危及到阿拉伯人的生存。

伴随英国统治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大举入侵。在“开发”巴勒斯坦的幌子下，巴勒斯坦的经济资源被一些英国垄断财团所瓜分。英国当局为了扶植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资本家在巴勒斯坦的投资，还特别规定了免税权和奖励金制。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垄断资本的侵入，使阿拉伯人世代相传的手工业和数量很小的民族工商业，遭到致命打击而纷纷倒闭，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工人、店员和商人被迫失业。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吸引犹太人移入和排斥阿拉伯人，还通过“犹太工人总工会”这个殖民公司来控制职业介绍，禁止雇用非会员工人，把阿拉伯工人逼入绝境。

垄断资本侵入所引起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巴勒斯坦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破产。犹太复国主义者依靠国际垄断财团所提供的大量资金和英国殖民当局的庇护，大肆掠夺土地。一九一六年犹太人仅占有四万多公顷耕地，一九四七年增为十八万五千多公顷。而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农民被迫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雅法、加利利等土地肥沃的地区，建立起一批批殖民农场，用极其低微的工资，雇用破了产的阿拉伯农民或贫苦的犹太人，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

英国殖民当局为了镇压阿拉伯人民的反抗，对巴勒斯坦

实行野蛮的军事统治。它建立了庞大的反革命暴力机器，使巴勒斯坦成了一个武装兵营。此外，它还武装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去镇压阿拉伯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犹太军团为英国卖命。战后，一些复员的犹太军官在巴勒斯坦建立了“防卫队”，并不断扩充编制，使其遍布犹太居民点。一九三七年，英军从“防卫队”中抽出几千人，编为“突击军”，专门袭击阿拉伯居民。除了公开的“防卫队”、“突击军”，英帝还默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了“哈加那”、“伊尔贡”、“斯特恩帮”等秘密的武装恐怖组织，它们向英美垄断财团领取津贴和武器，专事杀戮阿拉伯人，也残害犹太劳动人民。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

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斗争

英国的反动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浪潮。一九二〇年四月，巴勒斯坦人民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英国政府不履行战争期间对阿拉伯人民许下的诺言，要求民族独立。一九二一年，雅法的巴勒斯坦人民为抵抗暴力镇压，曾发展成武装暴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由于英国拒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出的禁止犹太复国主义者移民的要求，巴勒斯坦人又一次举行了起义。一九三六年，巴勒斯坦人民的反英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四月在耶路撒冷成立了阿拉伯人高级委员会，接着就宣布举行总罢工。罢工的口号是：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停止犹太移民，实现民族独立。英国殖民当局对总罢工要求的回答

是，出动犹太“防卫队”会同军警进行残暴的镇压。这就更加激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愤怒，总罢工发展成为武装暴动。英国政府一方面赶忙增派一个师前往巴勒斯坦进行武装镇压，另一方面又派来一个所谓“皇家调查团”来进行政治欺骗。一九三七年七月，在“皇家调查团”调查报告的基础上，英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所谓“一分为三”的分治计划，即把巴勒斯坦分成三部分：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占沿海地带和加利利地区；一个英国委任统治地，包括耶路撒冷和通往海岸的走廊；一个是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与外约旦合并。这个分治计划一出笼，就遭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武装暴动的火焰，又一次在巴勒斯坦各地燃烧起来了。一九三七年，再一次掀起了反英斗争的高潮。这次高潮的特点是反英斗争的主要战场移到农村，武装游击小分队在农民的支持下，到处打击英国殖民军，驱逐英国的官吏、破坏铁路、割断电线、袭击“防卫队”和警察所，并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度攻占耶路撒冷旧城。斗争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九年春天，才被镇压下去。这次暴动遍及整个巴勒斯坦，一直持续了整整三年之久，有力地打击了英国的反动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反映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巴勒斯坦人民的反英斗争，得到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了整个阿拉伯地区空前未有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阿拉伯各国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一九三七年九月，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

和北非沿岸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布鲁丹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严正谴责了英国分治巴勒斯坦的罪恶计划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求废除英国的委任统治，停止犹太移民活动和禁止犹太复国主义者抢购阿拉伯人的土地。一九三八年由埃及议会发起的阿拉伯国家议会会议在开罗开会，会议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权利，并且宣布“贝尔福宣言”是非法和无效的。

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英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英国被迫变换手法，放弃了“分治”计划。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英国政府在一项白皮书中宣称，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在这个未来的国家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将参加政府，以保证双方的利益得到保护。”但在今后的五年中，需再接收七万五千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五年之后，移民活动将全部停止。

这项白皮书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向阿拉伯人所作的大量“保证”一样，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它企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作一些表面的限制，用以安抚和缓和阿拉伯人的愤怒情绪，以便继续在阿、犹之间玩弄两面手法来维持其殖民统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看透了这不过是一个缓兵之计，因而坚持要求立即独立。一九四五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并设立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有关巴勒斯坦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由于羽翼已丰，而且又有了新的主子，对英国政府这些表面的限制也不接受，并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恐怖活动，对英国施加压力。白皮书的发表，进一步暴露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骗局，宣告英国殖民统治政策的破产。

三　以色列——美帝人为制造的侵略工具

以色列的出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急剧衰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并爬上世界资本主义霸主宝座的美帝国主义，很快就取代了英国在中东的地位。

美国在经济上早已渗入巴勒斯坦。从二十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犹太人财团便在巴勒斯坦大量投资，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资本在巴勒斯坦的投资就占全部外国私人投资的百分之三十。在巴勒斯坦以外的中东地区，到一九四七年，美国石油垄断财团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石油矿藏。

帝国主义是按资本和实力来瓜分世界的。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急剧膨胀起来的实力，不容许英国再盘据巴勒斯坦这个战略要地。因此，美国大力扶植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它向中东扩张、侵略阿拉伯国家和镇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犹太建国协会”的头目们，看到美国力量在不断上升，于是便悄悄地抛弃了旧主子英国，而投入新主子美国的怀抱，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九四〇年前后，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从英国移到美国。一九四二年五月，由美国控制的犹太复国组织在纽约集会，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本·古里安等

人提出新的纲领：要在全巴勒斯坦建犹太国、犹太军，无限制移民。一九四二年六月，“犹太建国协会”的头目们又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备忘录，谋求美国政府支持它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一九四四年，美国国会两院和正在竞选的两党都叫喊支持犹太复国组织的新纲领。大战结束后，美国加紧争夺中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断向英国施加压力。当时，犹太复国组织把大批东欧犹太人送到西德流民营，又请美国不要放宽移民入美的限额，造成非把这些流民移入巴勒斯坦不可的局面。然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出马写信给英国首相，坚决要求英国废除一九三九年的白皮书，立即让十万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在世界犹太复国组织的大会上，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头目公开号召反抗英国的统治。在巴勒斯坦则指使“伊尔贡”等恐怖组织破坏公共设施，刺杀英国官兵，炸毁政府机关，从各方面对英国施加压力。

在美国接连不断的压力下，英国政府被迫同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组成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来研究和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和它的活动，表明了美帝在争夺巴勒斯坦问题上开始取得明显优势地位。同年四月二十日，“英美调查委员会”炮制了一个所谓“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建议”，该“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主张将巴勒斯坦交由联合国托管；无限制接受犹太移民，并具体规定在一九四六年内要发出十万张移民证书；取消一九四〇年的土地转移条例，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自由兼并土地等等。这些“建议”以及此后出笼的一连串的“方案”和“计划”，都是代表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新主子美帝的利益而损害阿拉伯人民利益的，因而遭到了巴勒斯坦和

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英国一方面受到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又碰到战后阿拉伯各国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美国指使“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出一个分治方案，建议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成立一个“阿拉伯国”、一个“犹太国”，耶路撒冷市由联合国管理，作为夺取巴勒斯坦的第一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和胁迫下，强行通过了这一分治决议。

这个“分治决议”不仅进一步肢解了巴勒斯坦，而且就其划分本身而言，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极不公正的。当时，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约有一百三十多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还强，而犹太人只有六十万零八千人，占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阿拉伯人拥有土地（包括公有土地和大片牧地）占该地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七，而犹太人拥有的土地只占总面积百分之六多一点。但是，“分治决议”拟议中的“犹太国”的领土却为一万四千一百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七。拟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仅为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百分之四十二。这就是说，只占人口三分之一，只拥有土地百分之六的犹太人，差不多占有该地区总面积五分之三的领土，几乎为他们拥有土地的十倍。而且“犹太国”占有了巴勒斯坦肥沃的沿海地带，而划给“阿拉伯国”的则多半是丘陵起伏的荒芜的不毛之地。所以，这一“分治决议”，激起了阿拉伯人民的普遍愤慨，他们为了抵制这一决议的实施，到处发动了武装暴动。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英国正式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

任统治。同一天，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委员会”在特拉维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国”。杜鲁门政府在以色列宣布成立后十六分钟，就给予了事实上的承认。在美帝卵翼下，一个人为制造的侵略工具——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就这样出笼了。

“大以色列国”的迷梦

美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以色列宣布“成立”后，立即打起“保卫祖国”的旗号，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活动。从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不仅霸占了整个巴勒斯坦，而且还侵占了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出笼前，就已从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作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在委任统治时期，英国殖民当局为了镇压阿拉伯人民的反抗斗争，默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先后建立了三个秘密军事恐怖组织，并不断地向他们提供大批武器装备。这三个秘密军事恐怖组织控制了将近十万武装人员。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这些秘密军事恐怖组织将所有年龄在十七岁到二十五岁的巴勒斯坦犹太人进行了登记，并要他们服现役。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签发的免服兵役证和为军事开支缴纳税款的收据，就不可能被批准离开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它们军事上和组织上的优势，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前，就掠夺和占领了海法、雅法、耶路撒冷新城区、贝桑、萨佛德、阿克等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城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心并不止于此，它还要进

一步强占整个巴勒斯坦。所以在以色列出笼的次日，即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就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侵略战争。

面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巴勒斯坦人民和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奋起抵抗。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给以色列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一方面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一连串所谓“停火”决议，不断向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到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埃及被迫同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接着黎巴嫩(同年三月二十三日)、约旦(同年四月三日)和叙利亚(同年七月二十日)也同以色列签订了同样的协定。根据停战线的划分，除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暂归埃及管辖，约旦河西岸地区归约旦管辖外，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都落入以色列侵略者手中。以色列在这次侵略战争中强占了大约百分之七十八的巴勒斯坦土地，使它的实际控制面积扩张到二万零八百平方公里，并且把近一百万巴勒斯坦人民逐出家园，剥夺了他们的民族权利，迫使他们流落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甚至公开叫嚷，要建立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大以色列国”。以色列的总参谋部还秘密制定了夺取周围阿拉伯国家领土，建立“大以色列国”的战略计划。

以色列为实现其“大以色列国”的迷梦，不断地破坏停战协定，在边界上蓄意制造武装挑衅事件。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帝国主义不甘心退出苏伊士运河，对埃及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并以武力相威胁，造成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以色列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进行军事冒险。十月二十九日，在英、法军事力量直接支

持下，以色列对埃及不宣而战，侵占了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和埃及的西奈半岛，强占沙姆沙伊赫，控制了蒂朗海峡。在埃及军民的坚决抵抗和全世界人民大力声援下，英、法侵略军灰溜溜地从埃及领土上滚了回去，以色列侵略者也被迫撤出了加沙和西奈半岛，退回到一九四九年的停战线上。但是经过这次侵略战争，以色列取得了通过蒂朗海峡的航行权。

以色列在苏伊士的军事冒险失败以后，加紧勾结美帝，积极准备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一九五七年五月，以色列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并不断发出狂热的战争叫嚣，扬言要"征服整个巴勒斯坦"，对阿拉伯国家实行"强硬政策"。一九六七年六月，在美帝的直接支持和苏修的纵容下，以色列终于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袭击，一举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的约旦管辖区、加沙地区、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结果不仅霸占了整个巴勒斯坦，而且还侵占了阿拉伯国家约六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五、六十万阿拉伯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在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国家大片土地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共同炮制了一个"停火"建议，强迫阿拉伯各国在丧失大片领土的情况下，接受无条件"停火"，从而把侵略者造成的既成事实固定下来。以色列侵略者摆出一副"战胜者"的姿态，叫嚷决不回到"六·五"战争以前的边界，狂妄地要求所谓"安全边界"，妄图将掠夺的阿拉伯领土永远霸占下去，以实现其"大以色列国"的迷梦。

由此可见，所谓中东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

策所造成的，是以色列在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所造成的。

美以特殊关系

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之所以敢于如此猖狂逞凶，主要是因为它得到美帝的全力支持。从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六七年六月，美帝给以色列直接和间接援助，总计在一百二十亿美元以上。仅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前三个月，美帝就给以色列四百辆坦克，二百多架飞机，而且还从美国空军部队中抽调一千多名“志愿人员”帮助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一九六九年十月，美国政府公然宣布准许美国犹太公民在保留美国公民权的同时参加以色列军队。一九七一年二月，美国政府公开声言：“美国坚决承担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的义务”。所以，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在访问美国时说：“对以色列最友好的政府莫过于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最友好的外交部莫过于美国国务院”。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决定的。战后，美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极力向中东渗透和扩张。它扶植以色列，大力支持以色列侵略扩张，就是要把它作为美国在中东的实力据点，作为守卫这个“咽喉”地区的警犬，从而利用它来镇压战后蓬勃兴起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排挤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势力。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地处欧洲侧翼的中东地区成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所以，以色列是美帝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个小卒。没有美帝的撑腰，以色列侵略者连一步也动弹不了。

另一方面，美国统治集团也代表了国内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利益。美国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的许多犹太人组织是受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的。有许多垄断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客本身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能够控制和影响美国大部分通讯宣传工具。如对美国政府和国会影响很大的《华盛顿邮报》基本上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把持。

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国会有强大的院外集团，它们能够影响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在美国的两党竞选活动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常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往往利用选举对国会和总统候选人施加影响。战后历届总统候选人，为了争取犹太垄断财团的支持，都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许下许多诺言，以致有人说："他们的举止与其说象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毋宁说是象一个以色列的总统候选人"。美国一个犹太教牧师甚至公开地说：对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以色列问题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问题。"

反动的犹太种族主义

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统治的军国主义"实体"，其政权掌握在代表犹太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党手中，它对内压迫和剥削犹太劳动人民，并对阿拉伯人民奉行着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政策。

以色列出笼后，就立即宣称："它为世界犹太人移居打开了大门"。一九五〇年颁布了"回国法"，促使犹太移民激增。

一九四八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到七十万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到一九七一年猛增至二百六十一万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使犹太移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当地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当局声称，每年至少还要接纳七万五千名移民，以保持犹太人的绝对优势。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在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种族主义“国家”，一面煽动大量犹太移民入境，一面对世世代代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使用极其残酷的恐怖手段，进行野蛮的屠杀，并迫使他们大批逃亡，使阿拉伯人口减至最低限度。在以色列“成立”前夕，当时的犹太军事恐怖组织“伊尔贡”，对耶路撒冷附近的阿拉伯村庄代尔辛村，精心策划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犹太复国主义的暴徒们手持大刀、手枪、手提机关枪和手榴弹，闯进代尔辛村，无缘无故野蛮地屠杀了老人、妇女、儿童直至新生婴儿，全村三百多名居民无一幸免。以色列“成立”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暴行更是变本加厉，它们在公共场所随意炸死阿拉伯平民，把一座座阿拉伯村庄夷为平地。犹太复国主义电台，不停地向阿拉伯人播送“要记住代尔辛村”的节目，有意制造恐怖气氛，迫使阿拉伯人逃离家园。后来当了以色列内阁部长、进行这场大屠杀时“伊尔贡”的头目梅腊赫姆·贝京无耻地吹嘘说，要是没有他在代尔辛村的“军事胜利”，就不可能有一个“以色列国”。这个刽子手供认了他们就是在阿拉伯人民的尸骨上“复国”的！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使用反革命暴力屠杀、赶走阿拉伯居民，而且在其占领区内野蛮地掠夺阿拉伯居民的土地和房屋，完全剥夺阿拉伯居民的生存权利。从一九四八年到

一九四九年短短两年中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掠夺和没收了占领区的全部阿拉伯土地和一万个商店、企业、仓库。据一九五四年统计，有三分之一的犹太移民是靠被赶走的阿拉伯人的财产为生的，有二十五万新移民安置在被赶走的阿拉伯人所住的村落和小城镇。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后，以色列在占领区又进一步疯狂推行犹太化计划，大肆破坏阿拉伯居民的村落、城镇，迫使五十多万阿拉伯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同时又让大批犹太移民在占领区定居，建立准军事性移民点，企图使占领区的自然特点和人口结构发生彻底的变化，从而造成既成事实，永远霸占阿拉伯的土地，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对仍留在巴勒斯坦的少数阿拉伯人则进行种族歧视和迫害，仅歧视和压迫阿拉伯人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项，剥夺了阿拉伯人起码的公民权和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

反动的犹太种族主义不仅歧视和压迫阿拉伯人，就是在犹太移民中也存在着种族歧视。从亚洲和非洲去的犹太移民，大多数是劳动群众，在以色列被看作是黑色的低劣犹太人。他们经济地位一般比较低下，被当成二等公民。欧、美去的所谓“白色的”犹太人鄙视他们，很少跟他们通婚，正如在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很少通婚一样。可见，种族压迫只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犹太复国主义者鼓吹把所有犹太人集中于以色列，就可以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的说教，完全是个无耻的骗局。

四　为恢复民族生存权利而战

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侵略和血腥统治，激起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强烈反抗。从以色列"成立"时起，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就出现了反对以色列统治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一些巴勒斯坦革命者组成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一九六四年五月，四百多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巴勒斯坦人国民大会，决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生存权利而斗争。一九六五年元旦，"法塔赫"所属的"暴风"突击队，在以色列占领的加利利地区打响了民族解放的第一枪，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点燃了武装革命的烈火。苦难深重的巴勒斯坦人民，经过长期的摸索、探求，终于找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他们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只有拿起枪杆子，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解放自己的家园，而决不能指望联合国的"恩赐"或"裁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等待了二十年，结果又是什么呢？结果只不过是一些使我们灾难更加深重的决议"。"各方面都使我们失望了，只有人民武装斗争，才能解放巴勒斯坦。"

威武雄壮的巴勒斯坦游击队战士

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以后，以色列侵略者凭借其军事上的暂时胜利，就以为可以迫使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屈膝投降了。但是，“法塔赫”的回答是立即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开展武装斗争，不让敌人有站稳脚跟的机会。到一九六七年底，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暴风”突击队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向以色列侵略者发动了七十九次军事进攻，袭击了十三个军事移民点，打死打伤敌人三百十八名，其中包括九名军官，打落敌人直升飞机三架，炸毁军车四十四辆，还爆炸了两列军用列车和一些弹药库。“暴风”突击队的这些胜利，给了以色列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士气。

“法塔赫”所点燃起的星星之火，引起了燎原之势，各个巴勒斯坦抵抗组织都先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巴勒斯坦游击

队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壮大，并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许多基地和训练营。以色列侵略者为了扼杀刚刚兴起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妄图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来摧毁这些游击队的基地。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清晨，以色列出动了一万五千多名侵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分三路越过约旦河，气势汹汹地向“暴风”突击队的基地卡拉马城猛扑过来。在敌人占优势的情况下，英勇善战的“暴风”突击队设了一个“空城计”。他们在敌军开到之前，就把城里的老人、妇女、儿童全部撤走，并把全部突击队员撤到城后的山区准备伏击敌人。大批以色列侵略军开入卡拉马城后发现是一座空城，方知中计，军心混乱。这时埋伏在后山的突击队在歼灭了敌人空投的大部分伞兵以后，又用火箭、机枪对城里慌作一团的敌军进行猛袭，把敌军打得狼狈不堪。埋伏在卡拉马地道和香蕉地里的巴勒斯坦武装青年也出来袭击侵略军，巴勒斯坦其他抵抗组织的游击队也赶来支援。以色列侵略者遭到内外夹攻，损失惨重，在当天下午被迫撤退，并在傍晚全部被赶过了约旦河。在这次震动世界的战役中，“暴风”突击队打死打伤敌人官兵四百多人，击落敌人直升飞机一架，击毁敌人坦克、装甲车十七辆。这个胜利使以色列侵略者威风扫地，巴勒斯坦游击队声威大震，在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卡拉马战役是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个重大战役，巴勒斯坦人民坚守了自己的战斗基地。此后，以色列侵略者一直想方设法破坏游击队的基地，不断发动军事“扫荡”和“围剿”，妄图实现其消灭游击队的罪恶目的。但是巴勒斯坦游击队不

一支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以色列占领区行军，
准备袭击敌人据点

怕“扫荡”和“围剿”，英勇还击了敌人的军事进攻，在战斗中不仅保卫、巩固和发展了设在毗邻阿拉伯国家的出击基地，而且还在以色列占领区发展了流动基地，为开展敌后工作，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巴勒斯坦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迎来了武装斗争的高潮。在一九六五年，游击队人数很少，大约三天才出击一次。以色列当局只承认有个别“恐怖分子”的活动，根本不承认在它的心脏有着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一九六九年游击队出击二千三百九十多次，平均每天出击六次以上。到一九七〇年，游击队的活动已经遍及整个以色列侵占的地区。北起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南到亚喀巴湾的埃拉特港，西起约旦河西岸的贝桑河谷、纳布卢斯山区到耶路撒冷等城市，到处燃起了武装

斗争的烈火。就是在以色列的统治区及其统治中心特拉维夫，也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法塔赫”在一份公报中宣称：“在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巴勒斯坦游击队没有打不到的地方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哀叹：“以色列军队（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从来没有看到那里（指以色列占领区）太平过。”

巴勒斯坦人民深知，这一大好形势，是他们拿起了枪，进行战斗的结果，是他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因此，巴勒斯坦人民热爱枪。游击队组织的旗帜和徽章上绣着枪，书刊上印着枪，漫画家甚至把巴勒斯坦的地图也画成一支枪。紧握枪杆子，通过武装斗争收复失去的家园，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和游击队战士所选定的唯一道路。

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战斗，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敌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制造了一系列镇压游击队的事件。美帝策动约旦政权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九七〇年元月和六月连续三次对游击队进行武装镇压遭到失败之后，一九七〇年九月又策动了一次更为严重的军事进攻。九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深夜在白宫亲自召集会议，研究所谓“约旦危机”问题。九月十六日，约旦亲美军人集团成立了军政府。九月十七日，这个军政府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出动大批军队，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发动全面进攻。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公然宣布：美国第六舰队已开到离“中东战区”更近的地方。美国国务院宣称不能排除美国对约旦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美帝的侵略工具以色列也在约旦河西岸集结部队伺机蠢动。事实非常明显，美帝及其走狗妄图勾结阿拉伯国家的

反动势力，合伙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

面对美帝策动的约旦军政府的血腥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和民兵奋起自卫，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积极声援和全体阿拉伯人民（包括约旦人民）的有力支持下，他们粉碎了约旦当局的进攻，挫败了美帝妄图消灭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罪恶图谋。巴勒斯坦游击队英勇顽强坚持战斗的大无畏精神再次表明：巴勒斯坦人民是压不倒的，是摧不垮的，游击队员决心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意志是任何力量都动摇不了的。无论美帝是采用"和平"的阴谋，还是用屠杀的手段，都不能使巴勒斯坦游击队放下手中的武器。

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英勇反击，使约旦政权的进攻遭到可耻的失败。约旦当局被迫与游击队达成开罗协议和安曼协议。但是约旦政权并不甘心失败，继续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打打停停，停停再打，阴谋把游击队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们采取步步为营、分割包围、逐步缩小游击队阵地的阴险手段，企图把游击队逼到同群众隔绝的穷山僻壤，然后寻找机会加以消灭。经过美帝和约旦政权周密的布置后，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约旦当局背信弃义，公然撕毁开罗协议和安曼协议，出动三万多军队，疯狂进攻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约旦的基地，血腥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游击队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丧失了在约旦的最后几个基地。但是，英雄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并没有屈服，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转移到新的基地，重新整顿好队伍，又投入打击美、以侵略者的新的战斗。

革命总是在实践中、在斗争中、在炮火中受到最严重的考验。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正在经受着这种锻炼。他们决心在武装斗争的道路上继续昂首前进，为打败以色列侵略者而战斗到底。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 巴勒斯坦游击队体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意志，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卡拉马战役以后，无数巴勒斯坦工人、农民、学生冲破重重封锁和困难，络绎不绝地奔向游击队，要求参加解放自己家园的战斗。以色列占领区的青年男女，冒着生命危险一批一批地穿过山路来到游击队的训练营。在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欢送亲人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有的老年人在临终前，把自己的子女叫到跟前嘱咐他们：为了解放自己的家园，要一代一代地打下去！巴勒斯坦人民坚持武装斗争的精神，已经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战场上，英雄人物不断涌现，一个英雄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许多烈士的亲人，在听到自己的父亲、丈夫、兄弟和子女英勇牺牲的消息后，毅然参加游击队，接过亲人的枪枝，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一位巴勒斯坦老太太的两个儿子被以色列侵略者的飞机炸死了，她把第三个儿子送去参加游击队。她对这个儿子说：“去吧，为我们的祖国报

---

① 毛主席：«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四七八页。

仇！为我们的家报仇！”还有一位巴勒斯坦妇女，听到她的丈夫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消息，她擦干了眼泪，把五个儿子都送进了游击队。在她最小的儿子牺牲后，她自己离开家也参加了游击队。她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要始终同游击队一起战斗，直到我们的国土获得解放。”

在以色列占领区，尽管以色列侵略者不断加强法西斯镇压，妄图割断人民群众和游击队的联系，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群众却不畏强暴，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方式去帮助游击队，使游击队员能及时抓住战机，歼灭敌人。一位巴勒斯坦老人，把一个受到敌人追捕的游击队员藏在自己家里，当以色列士兵闯进他家搜捕那个游击队员的时候，这位老人沉着地指着自己的儿子说：这就是。于是敌人就把他的儿子带走了。这位游击队员知道这件事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而老人却对他说：“你是为我们进行战斗的突击队员，我的儿子并不是，你比我的儿子更重要。”游击队员们在谈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时说：“我们虽然没有茂密的森林掩护，但是人民群众就是森林。”

“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①] 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正在沿着这条历史规律前进。开始被美帝、苏修视为无足轻重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由于广泛地动员了人民，充分地依靠了人民，敢于拿起武器，同武装到牙齿的以色列侵略者展开搏斗，创造出威武雄壮的战功，因而成了中东地区

---

① 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见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打击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勇突击手。这是美帝、苏修根本不可能估计到的伟大的人民力量。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达扬曾经狂妄地叫喊：“巴勒斯坦游击队是我手里的鸡蛋，我随时都可以捏碎它。”后来他不得不供认，由于巴勒斯坦游击队频繁出击，以色列统治区和占领区都已成了“战火纷飞的前线”。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埃班直到一九六九年还闭着眼睛说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中东“不起任何作用”，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哀叹：游击队“日益增长的压力”“威胁着以色列国的存在”。侵略者的这些无可奈何的供状表明，巴勒斯坦游击队只要敢于起来斗争，坚决走人民战争的道路，就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必将战胜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强盗的侵略。美帝、苏修及其追随者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它们眼中只看到“鬼怪式”和“米格”飞机的作用，只懂得什么先进武器的“强大”，但却永远也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正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伟大力量，在决定着巴勒斯坦和中东的命运。

加强团结　坚持斗争

团结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他们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日益认识到只有加强团结，才能坚持斗争，取得彻底胜利。巴勒斯坦各游击队组织之间的团结，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一九六八年五月，巴勒斯坦各游击队组织在安曼开会组成了新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筹委会。接着成立了抵抗运动联合军事指挥部。一九六九年八月初，几支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统一指挥下，对约旦河谷北部绿色

地带的以色列侵略军发动进攻，摧毁了以军的三个重要军事据点，全歼守敌，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一九七〇年召开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各游击队组织就共同的政治、军事纲领达成了协议。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开罗举行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紧急会议和巴勒斯坦人民大会。针对敌人策划的企图取消巴勒斯坦革命事业、分裂和离间巴勒斯坦革命队伍的阴谋，会议决定实现统一。所有游击队部队、群众团体和爱国人士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次会议对加强巴勒斯坦人民内部团结，坚持武装斗争，争取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大大地鼓舞了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阿拉伯民族的斗志。阿拉伯各国人民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看作是整个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把浴血奋战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看作是阿拉伯民族的骄傲和希望，把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民族义务。

“法塔赫”总部和它设在阿拉伯各国的办事处，经常收到成千上万封阿拉伯人民的来信，要求参加游击队去同共同的敌人作战。一位住在贝尼苏埃夫名叫阿布德·赛义德·阿布德的埃及青年农民在信中说：“我请求你接受我参加光荣的‘法塔赫’的要求，并派我上战场。我将同巴勒斯坦游击队并肩战斗，把巴勒斯坦的旗帜插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使解放的旗帜在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空高高飘扬。”一位名叫萨米·伊斯梅尔的埃及青年教师在信中说：“阿拉伯民族正在觉醒，我们的唯一道路是武装抵抗。我要求参加‘法塔

赫'游击队去战斗,直到打倒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为止。"

从这些来信中，可以看出阿拉伯人民是如何真诚地要求同巴勒斯坦游击队在战场上并肩战斗。不少阿拉伯青年甚至多次来到"法塔赫"办事处要求参加游击队。在卡拉马战役以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大约有四百多名阿拉伯青年来到"法塔赫"驻开罗办事处登记了姓名,要求上战场。

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反侵略战争以后，一个群众性的捐献运动席卷所有阿拉伯国家。工人们决定把自己每年六月五日和五月十五日（巴勒斯坦日）的收入捐献给巴勒斯坦游击队。许多阿拉伯群众组织为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举行义演和义卖。一位埃及工人寄了三十埃镑给"法塔赫"驻开罗办事处,当办事处了解到这位工人并不富裕,因而婉言谢绝时,这位工人坚决地说:"你们一定要接受我的捐款，'法塔赫'游击队正在战场上为我们流血,我们有义务多流汗来支持他们。"

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保卫和发展战斗基地的斗争中，得到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特别是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人民的有力支持。一九七三年上半年，以色列强盗飞机和军队对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和游击队基地进行一系列大规模袭击，企图在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叙人民之间制造分歧。但是敌人的一切阴谋都告失败。警惕的巴勒斯坦人民和游击队同他们的兄弟——叙利亚和黎巴嫩军民肩并肩地、坚定勇敢地迎击了敌人可耻的侵略。数以万计的黎巴嫩人民，曾多次举行集会、示威、罢工、罢课和罢市,抗议美以侵略者阴谋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罪行。有些黎巴嫩人为支持巴勒斯坦兄弟的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位黎巴嫩群众代表在

一次集会上说："打击巴勒斯坦突击队行动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黎巴嫩人民准备作出一切牺牲来保护和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黎巴嫩人民是巴勒斯坦游击队保卫他们在黎巴嫩南部基地的坚强后盾。同样，约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也给予了巴勒斯坦游击队以极大的支援。

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不但得到所有阿拉伯人民的坚决支持，而且得到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七一年五月，正当美帝国主义策动约旦反动势力血腥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时候，中国、朝鲜、阿尔及利亚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分别举行"巴勒斯坦国际周"和"声援巴勒斯坦日"的活动，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一位住在摩洛哥的犹太人易卜拉罕·西尔·瓦尔蒂和他的妻子，寄了一笔捐款和一封信给"法塔赫"总部，他们在信中说："我们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些斗争将使巴勒斯坦人民和犹太劳动人民一起获得解放。这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在所谓以色列的全部犹太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并肩战斗，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五　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

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

巴勒斯坦问题是当前中东局势和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东，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斗争，严重地打击了超级大国的侵略计划。

中东地区有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一向被誉为世界的“石油海洋”。中东又是欧、亚、非三大洲的会合点和交通枢纽，是欧洲的侧翼，对于苏美两霸争夺欧洲、争夺世界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美帝国主义早就对这个地区垂涎三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乘英法势力被削弱之机，大举侵入中东。它采取制造和扶植侵略工具以色列，支持阿拉伯反动势力，镇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和拼凑反动军事、政治集团，建立军事基地等种种手段，逐步控制了一些中东国家，排挤了英法势力，在中东形成了基本上是美帝一家独霸的局面。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于推行霸权主义的需要，对中东地区也十分眼红。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它利用阿拉伯国家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打着“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通过所谓“军援”和“经援”以及发展贸易关系等手段打进中东。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后，苏修趁

阿拉伯国家处境十分困难和美帝在阿拉伯国家影响下降的机会，向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大举扩张和渗透，同美帝围绕着石油资源、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展开了全面的、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夺。

苏修先后同几个阿拉伯国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力图以强化同这些国家的“同盟”为手段，加强自己在中东的竞争地位。美帝则把大规模的“军援”给另一些中东国家，借以制约苏修在中东的扩张和影响。在军事方面，苏修以它的地中海特遣舰队、印度洋分舰队和黑海舰队三面包围中东，企图控制运输石油的欧亚航线，扼住美帝全球战略的“咽喉”。美帝则除了加强地中海和印度洋上的常驻舰队外，进一步在波斯湾开展军备外交和建立地中海到印度洋一线的核基地及通讯基地，力图加强对苏联南部边界的包围，堵塞苏修南下的道路。在地中海，美帝的第六舰队耀武于前，苏修的地中海特遣舰队扬威于后。美帝以“鬼怪式”飞机和“隼式”导弹武装以色列，苏修以“米格 21 ”飞机和“ SA—3” 导弹供给埃及，并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九六八年十月向埃及补充了二十五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苏美通过这种“军火竞赛”，既能获得大量利润，又进而控制这些国家，利用受援国的手来打击自己的敌人，维护自己的霸权。

苏美的激烈争夺，使中东不断出现紧张局势。但是，它们又都害怕在中东直接对阵，更害怕中东人民起来革命，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和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直接威胁到两霸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使它们惊慌不安。因此，它们在互相激烈争夺的同时，又互相勾结，策划“政

治解决"中东问题的骗局，妄图分化瓦解阿拉伯国家，扑灭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在中东制造一种"不战不和"的僵局，以便它们从中渔利。

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停火不久，苏修头目就跑到美国，在葛拉斯堡罗与美国总统举行秘密会谈，双方就所谓"政治解决"中东问题达成了秘密协议。经过几个月的策划，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苏美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安理会"二四二号决议"。

这个"决议"根本没有要求以色列从它所侵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立即无条件撤退侵略军，却反而要求被侵略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尊重并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保证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的"通航自由"。这个决议否认和抹煞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民族权利，别有用心地把巴勒斯坦问题说成是"难民问题"。这个决议有意歪曲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掩盖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罪责，完全是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幕后交易、牺牲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利益的阴谋。因此，它一出笼就遭到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坚决抵制。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苏美在中东的争夺加剧。美帝一方面指使以色列对埃及狂轰滥炸，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九月底抛出"罗兹岛式"谈判方案，对阿拉伯国家软硬兼施，进行分化和各个击破，妄图打开缺口。苏修则利用埃及的困难，乘机向埃及派进军事人员并控制埃及军队。一时双方剑拔弩张，斗争十分尖锐。两霸为了避免直接对抗，经过长期幕后交易，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抛出了一个所谓解决中东问题的“政治倡议”——“罗杰斯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是：要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同意恢复停火”，然后在所谓联合国“特使”的主持下，按照联合国“二四二号决议”举行会谈。还要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这个所谓的“罗杰斯计划”，不过是联合国“二四二号决议”的翻版。它故意混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界限，实质就是要巴勒斯坦人民放下武器，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强占巴勒斯坦的土地合法化，并且永远取消了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就是要阿拉伯国家忍受民族耻辱，放弃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承认美帝在中东拥有侵略阵地。

“罗杰斯计划”出笼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于在中东争夺霸权的需要，对阿拉伯国家不断施加压力。它大肆吹捧这个“倡议”的“总方向”“更接近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愿望”，并且说什么：“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应该着手进行认真的努力来实现政治解决了”。在苏美的压力下，一九七〇年八月七日，埃及、以色列双方宣布停火九十天，以利联合国特使进行调停。十一月停火到期，调停毫无结果。苏美又在联合国建议延长三个月，到一九七一年二月仍无结果。埃及为了打破“政治解决”的僵局，宣布停火再延长三十天，提出要以色列部分撤军、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建议。但是，由于苏美双方都需要在中东保持一个虽紧张而又不发生苏美直接军事对抗的局面，致使埃及的建议终未达成协议。事实非常清楚，“罗杰斯计划”和“恢复停火”，完全是一场骗局，是苏美为了诱骗巴勒

斯坦人民放下武器和各自控制一些阿拉伯国家，以便于它们在中东的渗透和争夺。

在这场争夺战中，美帝力图用“不战不和”的僵局，把“六·五”战争的侵略后果以某种形式强加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以维护它自己的殖民利益，进一步控制中东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带。苏修尽管口头上也谴责美、以侵略，实际上正如一家阿拉伯报纸所指出的：“苏联谋求把目前的现状确立下来，并进而使它复杂化，以便使苏联自己得以牢牢地控制这个地区，让这个地区永远处于弱小和有求于苏联的状态。”

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完全是两个超级大国违背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在各方面进行激烈争夺的结果。两个超级大国都需要在中东维持一个“不战不和”的局面，打一下，停一段；打是有控制的打，和是有控制的和。它们利用这种局面，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战略要地和石油资源。它们利用这种局面，贩卖军火，牟取暴利，以图减缓自己的经济困难。它们利用这种局面，试验新式武器，准备新的和更大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中东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

英雄的十月战争

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从痛苦的经验中看到：“不战不和”的局面就是鼓励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在美帝、苏修的支持和纵容下，以色列不断向巴勒斯坦游击队发动进攻，对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武装进犯。“不

战不和"的局面使一百五十多万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流落他乡，不能重返家园，使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继续被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强烈要求摆脱两霸控制，打破"不战不和"的僵局，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阿拉伯国家的舆论强调指出：依靠两个超级大国协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收复被占领的土地是徒劳无益的。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坚持持久的斗争，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巴勒斯坦游击队丧失了在约旦的基地以后，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但是，为了打破"不战不和"的僵局，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他们排除万难，冲破重重障碍，继续不停顿地向以色列侵略者发动进攻。从一九七二年五月至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一年中，游击队在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西奈半岛等以色列占领区，向敌人发动了五百多次袭击。仅在加沙地带，游击队在一九七二年第四季度里就击毁敌人军车四十二辆，消灭侵略者一百多名。这些胜利，更加坚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沿着革命道路前进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在一九七二年一年中，阿拉伯世界采取了许多行动来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协调彼此的立场。四月在开罗召开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紧急会议和巴勒斯坦人民大会，是加强巴勒斯坦人民内部的团结，坚持武装斗争，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步骤。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多次互访，阿拉伯联盟九月在开罗举行的会议和十一月在科威特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外长和国防部长会议，都反映出阿拉伯国家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动员阿拉伯内部的潜力，联合对敌。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民不顾超级大国的阻挠和反对，在以色列发动新的武装侵略面前，毅然奋起，英勇反击，开始了气壮山河的十月战争。在埃及前线，战端一开，埃及武装部队英勇跨过苏伊士运河，控制了运河东岸，解放了西奈第二大城东坎塔拉，突破了“巴列夫防线”，埃及的国旗重新飘扬在运河东岸被侵占六年多的部分领土上。“巴列夫防线”的突破，是对以色列侵略者的严重打击，是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战斗的一个重要胜利。所谓“巴列夫防

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后，埃及士兵站在已被摧毁的“巴列夫防线”废墟上，监视以色列侵略者

线”，是以色列从一九六七年霸占西奈以来，在运河东岸精心构筑的巨大防御工事，曾被以色列吹嘘为“不可逾越”的防

线。“巴列夫防线”的被摧毁，说明“以色列军事优势”的神话破产了。埃及部队攻占“巴列夫防线”后，士气更加高昂，一方面巩固阵地，击退敌人大量坦克兵团的连续疯狂反扑；另方面积极挺进，迫使敌人节节败退，把战线推进到距运河二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十月十五日，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发布命令，号召埃及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以完成解放所有被占领国土的任务。在反击侵略者的过程中，埃及部队全歼了敌第一九〇装甲旅并生俘这个旅的指挥官，接着又击毙了以色列在西奈的装甲兵团司令亚伯拉罕·门德勒，沉重地打击了以色列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同时，埃及空军、海军和防空部队对袭击埃及后方基地和和平城乡的以色列空中和海上强盗给予严惩。据埃及官方发言人宣布，在头十二天中，以色列在西奈战线共损失二百六十九架飞机、四百九十二辆坦克和十五支由炮舰和导弹发射艇组成的海军部队。

在叙利亚前线，叙利亚地面部队在空军掩护下，分为几路向戈兰高地的敌人发动强大攻势，一举攻占了被以色列侵占达六年之久的许多阵地，并且包围了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重要据点库奈特拉，使敌人在人员和装备方面遭到重大损失。为叙利亚的初步胜利所震惊的以色列侵略者，立即集中大量装甲部队，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下，向叙利亚部队进行了连续的疯狂反扑。英勇的叙利亚部队在敌人的强大压力面前进行了艰苦的战斗，重创了敌人。

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十月中东战争中大显威风。他们直插敌人的后方阵地，毅然成功地开辟了第三战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支援了埃、叙战场的战斗。巴勒斯坦游击队在戈兰高地

叙利亚士兵在缴获的以色列侵略军装甲车上

以色列侵略军的后方，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以色列境内靠近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地方，不断袭击敌人的营房和集结区，摧毁敌人雷达站、供应基地和仓库，伏击敌军车队，炸毁桥梁。仅在十月十五日一次袭击中就打死敌人伞兵三十五名，十一日一天击毁敌人军车十辆。游击队还深入以色列腹地，炸毁了特拉维夫机场汽油库，袭击了海法市附近的海军基地和耶路撒冷等城市附近的军事设施。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活动，严重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前方初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埃、叙和巴勒斯坦军民的士气，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扫一九六七年受挫后长期积郁的沉闷之气。在前方，奋勇杀敌，个个争先；在后方，广泛动员，人人支前。在埃及，许多青年踊跃报名上前线参加战斗，

约有五十万产业工人和各界人民参加了献血运动。在叙利亚后方，广大群众响应“击退以色列侵略，解放被占领的土地”的号召，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民防和救护工作。巴勒斯坦人民在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开展了各种支援前线的活动。在贝鲁特郊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出现许多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事迹。青年和妇女们纷纷建立起供应、救护、宣传、民防等各种群众组织，担负起献血、募捐、救护和民防工作。在战斗打响的第三天，住在离戈兰高地不远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一起，就为在戈兰高地英勇抗击以色列侵略者的叙利亚军队和巴勒斯坦突击队运去了二十四卡车的食品和水果。

面临着以色列新的军事侵略，旧恨加新仇，阿拉伯各国政府和人民怀着无比的愤怒，迅速行动起来，投入这场反击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突尼斯、苏丹等国相继派出空军或地面部队开赴反侵略战争的前线，同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民并肩作战。各阿拉伯国家援助的物资陆续运往开罗和大马士革。一个个医疗队先后奔赴埃、叙战场。许多阿拉伯国家宣布要把它们的全部资源和潜力为解放阿拉伯领土的战斗服务。这种并肩战斗、一致对敌的生动景象，充分显示了阿拉伯人民要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以色列侵略者的坚强决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色列的军事侵略，不仅是对阿拉伯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亚、非、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七十个不结盟国家和三十个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先后在联合国开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纷纷

发表谈话和声明，同声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行径。仅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个多月里，先后就有二十个非洲国家宣布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世界各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群众举行了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些犹太人也参加了支持阿拉伯人民正义斗争的大会。甚至一些西欧国家也要求向以色列紧急运送军火的美国飞机远离它们的机场。事实充分说明，除了美帝给以色列提供物力财力，苏修向以色列输送人力以外，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何等的孤立！无怪乎以色列"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哀叹："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特别多余的朋友。"

阿拉伯人民的英勇战斗，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粉碎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阿拉伯人民收复失地、反对侵略的斗志和决心，促使整个阿拉伯地区出现空前团结、共同对敌的新局面。

英雄的十月战争，在阿拉伯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使蒙受了创伤的民族恢复了荣誉，它向世界表明：阿拉伯人民一旦冲破了超级大国的束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就一定能够开辟反侵略事业的新局面，赢得反击侵略战争的巨大胜利。

霸权主义的丑恶表演

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民，对以色列侵略者的英勇反击，打出了一片大好形势。他们解放了被侵占的部分领土，打

击了以色列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人心振奋，士气高涨。但是，阿拉伯国家和人民起来反击以色列的侵略，是完全违反苏美两霸的意愿的。阿拉伯人民的胜利，使它们两家急得团团转。它们唯恐自己在中东的争夺计划被战争打乱，势力范围和殖民利益遭到损失，它们特别害怕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会最终摧毁两家在中东的霸权。因此，正当战争形势对阿拉伯人民十分有利的时候，它们在联合国突然向安理会提出要求在中东实现“就地停火”的联合提案，并且不容别人充分考虑和协商，强行加以通过，迫使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停止战斗，从而把“不战不和”的局面重新强加在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头上。所谓“就地停火”的决议，充分暴露了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合伙扑灭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正义战争烈火的阴谋。

十月中东战争的战火，尽管由于苏美策划的就地停火而暂时熄灭了，但是中东的局势并没有缓和，仍然处在紧张和动乱之中。因为被侵占的阿拉伯领土既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也未恢复，而苏美两霸却利用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进行着新的更大的和更剧烈的争夺。就在苏美策划“就地停火”阴谋的前后，它们围绕增加地中海的军事实力以及出兵中东等问题争夺激烈，双方几乎大动干戈，在军事上形成尖锐对峙的局面。战争刚一爆发，苏美双方就摆出一副军事干涉的架势，调兵遣将，在地中海集结兵力。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宣布，苏联迅速把它在地中海的舰只增加到约九十艘的创纪录数字，而美国也把它在地中海的舰只增加到六十艘。

中东“就地停火”决议通过后，苏修同美帝又在出兵中东

"监督停火"问题上进行争夺。苏修妄想通过"监督停火"这条渠道把军队开进中东，对阿拉伯国家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占领。最初，苏修提出由苏美两家共同出兵中东，遭到了美国的反对。接着苏修又照会美国政府，扬言他们要"单方面派出武装部队"，并下令一部分空降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同时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在地中海苏联舰只上待命。针对苏修的这种作法，美国便来了一个反讹诈。美国总统十月二十五日下令美国全球武装部队进入戒备状态。一时两霸怒目相视，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美帝的恫吓下，苏修退却，暂时放弃了单方面出兵中东的打算。但是，它又变换花样，派了不少穿"便衣的军官"去中东。此外，苏修还力图把"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军队塞进联合国紧急部队，使之成为以超级大国为后台的对中东进行国际干涉和控制的工具。

除了军事上的对峙以外，两个超级大国在外交方面围绕着中东问题的所谓"和平解决"，各怀鬼胎，互挖墙脚，展开了极其激烈的角逐。十月战争结束后，美帝提出"分阶段逐步解决"的方案，苏修则鼓吹召开日内瓦会议"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双方都力图把中东问题的所谓"和平解决"的主动权操在各自的手里，排斥对方，扩大自己的影响。

美帝高唱"分阶段逐步解决"，采取了攻势。它撇开苏修，以"悄悄外交"促成了埃—以和叙—以脱离接触，恢复了它同埃及、叙利亚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美帝利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一些阿拉伯国家想要摆脱苏修控制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改变手法，在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同时，打出了"调解"阿拉伯—以色列争端的旗号。美国国务卿基

辛格在一九七四年一年之内，七次进出中东，进行所谓“穿梭外交”，俨然以“和平使者”的身分，活跃于中东外交舞台，置苏修于被动地位。

面对美帝这种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苏修也使出了各种花招，以抵销美帝的影响。它改变调门，从过去一直鼓吹“分阶段解决”中东问题，突然变成要“刻不容缓地”“全面解决”，并鼓吹尽快恢复日内瓦会议，来对抗美帝的“悄悄外交”和“逐步解决”。勃列日涅夫还亲自出马，强调“在解决中东问题的各个阶段和所有方面，苏联都要参加”。

在进行外交争夺战的同时，双方还竞相对中东地区大量倾销武器和军事装备。这是十月战争以后它们在中东地区进行激烈争夺的又一个突出表现。据初步统计，十月战争以后到一九七四年底，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苏美就向中东输出价值一百三十三亿多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美帝输出七十五亿三千六百万美元，比一九七二年度增加了三倍半；苏修输出五十八亿美元，比它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的十年中输出的总量还要多五亿美元。从而使中东地区成为名符其实的“火药桶”，大大加剧了这里的紧张局势。

苏美两霸在中东疯狂争夺的丑恶表演，进一步暴露了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真面目，从反面教育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使他们认识到，超级大国的争夺是中东局势长期“不战不和”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继续猖獗的根源，要恢复民族权利，收复失地就必须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只有坚决排除超级大国的插手、干预和争夺，才有可能赢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正义斗

争的最后胜利。

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的报刊，一直在争论着解决中东问题的钥匙是在华盛顿还是在莫斯科。但是，英雄的十月战争和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决定中东前途的，是人民的斗争。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决不愿为超级大国所摆布，而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十月战争中，阿拉伯石油生产国为了打击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维护本国主权和利益，毅然拿起石油武器，开展了一场震动世界的石油斗争。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科威特会议决定，立即减少成员国的石油产量。同时为了支持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民抗击以色列的军事斗争，从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旬开始，阿拉伯产油国相继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实行石油禁运。阿拉伯产油国家的这一联合行动，对正在受到“能源危机”困扰的美国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哀叹：“我们正在走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能源不足时期”。

阿拉伯人民使用石油武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而且还使西欧、日本等国和两霸的矛盾激化了。这些国家感到苏美在中东争夺，制造和保持“不战不和”，逼得阿拉伯人民拿起石油武器，结果使它们深受其害。于是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保证油源，纷纷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

主义的政策，采取拒绝合作的态度。英国不允许美国利用它的国内和海外领地的运输设施向以色列转运补给品；西德禁止美国供应以色列的军火从西德港口起运；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等国都不允许美国飞机在其领土上着陆或飞越其领空。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提出：以色列必须结束从一九六七年冲突以来所保持的领土占领、必须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日本也表示反对以色列以武力扩大领土。美国国务院对此十分懊恼地说："我们的一些盟国实际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把它们自己同我们公开分开"。这反映了西欧、日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石油本来是阿拉伯国家的宝藏，可是多年来它并不能为阿拉伯人民造福，却成了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这一次，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把宝藏当作"武器"，在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石油武器的运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大长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志气。十月中东战争的炮声和石油武器的威力，打破了苏美两霸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沉闷气氛，显示了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团结战斗的决心和力量。阿拉伯人民通过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扬眉吐气，进一步觉醒，认识到自己手中握有制服帝国主义的有效力量，他们决心要掌握自己的资源，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十月中东战争以后，面对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更加疯狂的争夺，和它们制造的各种分裂团结的欺骗伎俩，为了保卫十月战争的果实，维护和加强阿拉伯的战斗团结，对付帝国主

义、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种种挑衅和阴谋，一九七四年十月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了第七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这次会议使苏美两家分外紧张，它们活动频繁，想方设法企图影响这次会议。但是，阿拉伯各国没有理睬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这次会议的突出成果，是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决议坚决支持巴勒斯坦的革命事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和实行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决议强调指出，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有权在将来解放的任何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独立的民族权力机构。

会议对阿拉伯国家在十月战争中使用石油武器的创举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坚定地表示：如果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如果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它的同盟者无视阿拉伯事业，那末就不能排除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再次运用石油武器的可能性。会议还就加强阿拉伯团结、阿拉伯同非洲国家的团结，支持同以色列直接对抗的前线国家等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积极的决议。这次会议的积极成果，集中表达了一亿二千万阿拉伯人民团结战斗，要做自己命运主人的心愿。这不仅对处心积虑破坏阿拉伯团结、妄想主宰中东的两个超级大国，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而且必将推动阿拉伯人民沿着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所开辟的道路，向着收复失地和恢复民族权利的目标阔步前进。

十月中东战争以后，两个超级大国策划的“就地停火”和埃一以、叙一以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使巴勒斯坦游击队活动的回旋余地进一步缩小，处境更加困难。但是，巴勒斯坦广大

游击战士，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不断打击敌人。一九七四年一年里，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对敌人采取了三百九十六次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九七五年，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各地，总共采取了四百一十一次军事行动，使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当局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遭到沉重打击。一九七五年八月四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在上加利利地区，同有直升飞机和其他飞机配合的以色列大量机械化部队进行了长达十六小时的激烈战斗后胜利突围，使敌人遭受大量伤亡。这再次表明，决心做自己命运主人的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斗争，取得胜利。

六　撕去苏修的“友谊”面纱

假朋友露出了真面目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卖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和向中东渗透扩张的反革命勾当，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友谊”，从来不说实话。然而骗人可以一时，不能骗人永远。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从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日益看清了苏修这个假朋友的真面目。

阿拉伯人民没有忘记，在一九六七年的“六·五”战争中，苏修一面指天发誓说要“帮助阿拉伯人民坚决回击侵略者”，一面却大搞出卖阿拉伯人民的勾当。战争爆发前，苏修坚持要阿拉伯人民“克制”，等待它的“调解”。在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前三天，苏修驻埃及大使代表苏美两国政府向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递交了一封信，说什么苏美两国“将协力反对侵略的发动者，并将断然制止其进攻”。同时，苏修敦促埃及不要向以色列进攻，因为开第一枪的人将在政治上处于站不住脚的地位。并说它已从美国得到保证，以色列不会发动进攻。这样，苏修就从政治上、思想上解除了阿拉伯人民的武装，麻痹了他们的警惕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了突然袭击，使毫无准备的埃及、叙利亚和约旦遭到了

严重的损失。在以色列侵略者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侵略计划以后，苏修又同美帝合谋，通过联合国把“立即停火”的决议强加给阿拉伯国家，捆住了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手脚。那时，多少阿拉伯人涌上街头，挥泪高呼：“我们被苏联出卖了！”埃及一位领导人在回顾这一血的教训时指出：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是大国策划的国际阴谋的结果”，当时“俄国人和美国人是狼狈为奸的”，“一个打，另一个捞取实惠”。

“六·五”战争以后，苏修为了平息阿拉伯人民的愤怒情绪，以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来标榜它的“无私援助”和“可靠友谊”，并且宣称阿拉伯国家只有依靠这种“援助”和“友谊”，才能“消除以色列侵略的后果”。可是，它出售的武器，不仅高价推销，而且附加了种种限制。例如，不卖给所谓进攻性武器；不允许用于收复失地；不供应充分的零件和弹药；有些则根本不交给人家，而控制在自己的军事人员手里。埃及《金字塔报》对这种武器“援助”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力量成为装饰性的东西——徒有形式，不起作用。”苏修还对一些阿拉伯国家公开威胁说，不要“采取军事解决办法”反击以色列的侵略，否则就会引起苏美“对抗”，爆发世界大战，并“导致（阿拉伯）进步政权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苏修高价卖给阿拉伯国家的武器实际上成了一堆废物。黎巴嫩《生活报》说：“（苏联）这种所谓的友谊、被夸大了作用和意义的这种援助，是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无数痛苦、灾难，使它们遭到蔑视和屈辱，失去土地和尊严的最重要原因。”

苏修的这种“援助”，对阿拉伯人民抗击以色列的侵略虽

然是不起作用的装饰品，但对于控制、干涉、掠夺受“援”国，却成了重要的手段。紧跟苏“援”武器而来的是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他们力图控制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要害部门，攫取海、空军基地和港口的使用权。在埃及，这些军事“专家”和“顾问”，从统帅部到普通兵种的营、特殊兵种的连，无孔不入，妄图一手控制和操纵埃及的军事计划、训练和装备。他们听命于莫斯科，指手划脚，干涉埃及内政；他们索取种种特权，作威作福，称王称霸；他们控制埃及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埃及军官甚至最高领导都不准随便进入；他们拿着埃及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外汇工资，过着奢侈的生活。据埃及报纸揭露，他们在回国时往往抗拒海关检查，私带大量黄金和手饰。这一切对苏修吹嘘的所谓“无私”援助，真是辛辣的嘲弄。埃及人民在实践中，逐步认识了苏“援”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看清了连苏修提供的武器以及派来的军事“专家”“顾问”，都不过是它谋取各种特权、干涉内政、损害埃及主权的工具。因此，埃及人民在吃尽苏修假援助、真控制的苦头以后，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七月赶走了苏修的军事“专家”和“顾问”。

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爆发前，苏修为了阻挠和破坏埃及的正义战争行动，一再拖延许诺过的对埃及的武器供应。埃及人民蔑视苏修的刁难和出卖，奋起点燃了反侵略战争的熊熊烈火。苏修慌了手脚，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战争爆发后六小时，正当埃及军队强渡苏伊士运河，摧毁“巴列夫防线”，胜利向前挺进的时候，苏修驻埃及大使两次紧急求见萨达特总统，捏造所谓“叙利亚紧急要求停火”的谎言，企图诱压埃及停

火。但是，埃及识破了苏修的鬼花招，断然拒绝了它的停火建议。

战争的继续进行，使苏修如坐针毡，焦躁不安。它背着阿拉伯人民，频繁地同美帝密商，共谋扑灭这一正义战争的火焰。勃列日涅夫在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就慌忙向美国总统表示苏联和美国一样希望限制中东冲突。苏修另一个头目，还亲自跑到开罗，配合美帝向埃及兜售停火建议，呼吁阿拉伯方面“保持克制”，结果，遭到阿拉伯人民的坚决抵制。

苏修的政治诱骗没有达到“灭火”的目的，最后竟挥舞起“武器”大棒，向埃及施加更强大的压力，企图迫使埃及就范。正当以色列窜入苏伊士运河西岸，埃及前线战斗处于紧要关头时，苏修不仅不提供新的武器，而且原定在十月六日以前交运的武器也停止运送。苏修还冻结了对埃及的非军事“援助”，它甚至使用了向埃及逼债的手段，企图置埃及于死地。对此，埃及领导人曾有力地揭露说：“在美国国会批准向以色列提供二十二亿美元的同一周里，苏联人竟要求我支付所欠债务的八千万美元利息，你能想象到吗？”苏修的这些叛卖行径，使阿拉伯国家痛切地感到，正是这个所谓的“同盟者”在它们背后捅了一刀。

在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中，苏修再一次暴露了叛卖阿拉伯人民的丑恶嘴脸。首先它提出阿拉伯石油实际上是“国际财产”的谬论，为它在中东掠夺石油制造理论根据。在阿拉伯国家拿起石油武器之后，它表面上装出一付“支持”石油斗争的姿态，宣称苏联“将忠实履行它的一切义务支持阿拉伯人”。它还振振有词地说，谁要

是破坏石油禁运，“那末他们就是在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全世界的进步力量进行挑战”。可是，就在苏修大吹大擂如何“支持”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时，它却给石油禁运的主要对象美国源源不断地运去满船的石油。对另一个受到禁运的西欧国家，运去的石油比禁运前成倍地增加。苏修官员还曾谄媚地说：“西伯利亚可以使纽约暖和明亮”。口头上大叫大嚷“支持”禁运，实际上却为了赚取美元给禁运的主要对象运去大量石油。这种假支持、真出卖的行径，活活勾画出苏修叛徒集团的丑恶嘴脸。

不仅如此，苏修在破坏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斗争的同时，又乘人之危，利用石油涨价，大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在十月中东战争中，苏修把向阿拉伯国家出售的武器价格提高了一倍，并且要求支付现款或用廉价石油偿还。这样以高价武器换来的廉价石油，然后又以高价向西欧出售，贱买贵卖，从中赚取几倍的利润。在阿拉伯人民浴血奋战的时候，苏修竟如此乘机勒索，大发战争横财，完全是一个嗜血如命的奸商！

凡此种种说明：苏修利用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进行掠夺的卑劣手段，比之老牌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什么“天然的同盟者”、“可靠的朋友”，全是骗人的鬼话，实际上是口蜜腹剑的假朋友，其手法比公开的敌人更加阴险恶劣。

一九七一年五月，苏修迫使埃及签订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签订后，苏修根本不承担规定的义务，一再拒绝向埃及提供武器和武器零配件，甚至不准埃及向第三国购买苏制武器零件。这个条约名为“友好”、“合作”，实际成了苏修控制埃及的一副枷锁。埃及人民不可侮，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

日，埃及人民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废除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给苏修霸权主义者当头一棒，进一步戳穿了它的"天然盟友"的假面具。

在对待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问题上，苏修则更是翻云复雨，居心叵测。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后，巴勒斯坦人民奋起开展武装斗争，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广大阿拉伯人民为巴勒斯坦游击队所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苏修《真理报》却诬蔑巴勒斯坦游击队战士是"极端分子"，攻击他们进行的武装斗争是"轻举妄动，在客观上损害了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这家报纸还把巴勒斯坦游击队坚持斗争、反对妥协投降，说成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越轨行动。"苏修的另一家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说得更露骨，它公开咒骂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采取"托洛茨基立场"，并气势汹汹地质问"法塔赫"，可以把武装斗争"看成是进行解放斗争的唯一方法吗？"它居然说什么"法塔赫"和某些其他组织用武装斗争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是"不现实的"，是"尤其令人遗憾的"。苏修的《新时代》周刊还说什么"某些巴勒斯坦组织的极端行动，事实上是给以色列鹰派的磨盘注水"。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迫使苏修变换手法，假惺惺地表示要"支持"巴勒斯坦革命，但是它却拒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而且当约旦政权在美帝指使下，对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的时候，苏修对约旦当局的罪行一声不吭，还向美帝交底，鼓励约旦当局放手大干。据美国《时代》周刊透露："莫斯科的一个照会通知华盛顿，俄国人不想干涉约旦，并且正试图阻止别人，包括叙利亚人，采

取这种行动”。后来，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望日益提高，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以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中，美帝采取攻势，在中东的影响有所上升。在此情况下，苏修为了同美帝争夺中东的霸权，它一变其冷漠傲慢的面孔，突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笑脸相迎，极力拉拢。不仅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莫斯科设立办事处，而且提高调门，高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和他们的代表参加“日内瓦和会”。但就在这同时，它不顾以色列还霸占着阿拉伯大片领土并肆意践踏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事实，却多次公开强调要保证所谓以色列的“安全”。一九七四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它还信誓旦旦，宣称要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可是，一转身，它就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发表联合声明，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篡改为“合法利益”。不但如此，十月中东战争以后，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同以色列断交，犹太复国主义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的时候，苏修却同以色列当局频繁接触。从暗中勾搭，发展到公开往来；从在第三国碰头，进而派代表团互访；从所谓“民间代表”的接触，发展到外交部长密谈。所有这一切，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民两面三刀、背信弃义的真面目。

阿拉伯通讯社在一篇题为《苏联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背后是什么？》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认为这样做法能够把反对美国解决方案的力量重新拉在自己的周围”，“取得在这个地区重新立足的手段”。

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谈到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指

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①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②。恩格斯对老沙皇的这一深刻揭露，正是对今天苏修新沙皇在中东的侵略扩张行径的绝妙写照。

输送人力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六·五”战争以后，苏修表面上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实际上却勾勾搭搭，明来暗往。苏、以之间不仅仍然保持着贸易和文化关系，而且还互派各种代表团进行访问。同时，苏修不断地让大批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七十年代开始，其规模越来越大。据统计，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〇年十年内，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共计一万零三百人，而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移民的数量突然大增。一九七一年苏修向以色列输送了一万五千人，一九七二年达到三万二千人。从苏联到以色列的移民中有不少是科学技术人员和军事人员，以色列现有军队至少有两个师是由苏联去的移民所组成。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爆发以后，在十月五日到十月十日五天之中，就有八百名苏联移民抵达特拉维夫；就在这一个月，苏修向以色列移民达三千六百六十人，创历史上任何一个月

---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 第二六页。

② 同上书，第五五页。

的最高纪录。正当阿拉伯军民浴血奋战抗击以色列侵略的时候，苏修却卖劲地向以色列输送人力，这对人力极感缺乏的以色列侵略者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苏修口头上高喊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实际上却又加紧为侵略者提供人力资源，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打入美帝的传统势力范围，加强它在中东争霸的地位。苏修要在中东与美帝争夺，不仅需要控制一些阿拉伯国家，还需要同以色列挂钩通气，以便左右逢源，使自己的中东政策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苏修这样做法，一方面可以继续保持和加剧阿、以之间的矛盾，便于它混水摸鱼，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渗透和扩张；另一方面，则有更加长远的打算，即企图通过人力投资把自己的势力打进以色列，挖美帝的墙脚，进而排斥美帝，实现它独霸中东的“古老梦想”。

苏修还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把向以色列移民，作为苏美交易的一个筹码。为了解决由于疯狂的扩军备战给苏联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苏修一再向美帝伸手要技术、要贷款、要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抓住了这个弱点，不断在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上施加压力。苏修则以此为筹码，要美帝在经济贸易方面作些让步。一九七二年五月，苏美第一次首脑会谈达成秘密协议；以苏联放宽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为条件，换取美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为了履行这项交易，一九七二年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就猛增了一倍。一九七三年六月勃列日涅夫访美，进行第二次苏美首脑会谈。他不仅在会谈中再次向白宫保证履行协议，而且还专门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当场掏出笔记本列举数字，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苏修向以色列输送人力

的清单，摇尾乞怜，乞求贷款和最惠国待遇。经过这一系列交易，一九七三年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增加到三万五千人，达到了创纪录的数字。

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通过向巴勒斯坦大量移民，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以色列国”，给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祸患。现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而且移民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老牌帝国主义。苏修这种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做法，使阿拉伯人民清楚地看到：这个发誓要“帮助”阿拉伯人民“清除以色列侵略后果”的“真正朋友”，原来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帮凶。

七　战斗的巴勒斯坦人民必胜

翻开中东的历史，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一个民族被流放、被劫掠、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这便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

二十多年来，经过几次侵略战争，使一百多万巴勒斯坦人民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流落在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过着悲惨的非人生活。

这是一个民族的浩劫！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疯狂侵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一些巴勒斯坦人士曾经到处奔走、呼吁，要求恢复民族权利。但是以色列的侵略变本加厉，超级大国的阴谋层出不穷。对于巴勒斯坦这样一个事关几百万人的民族权利的重大政治问题，联合国过去在超级大国的操纵下，硬要把它缩小为一个"难民问题"，以为只要对这些"难民"给予一定的"施舍"和"赔偿"，就可以把它一笔勾销。

巴勒斯坦人民终于拿起了武器。十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中和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他们紧握手中枪，击退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疯狂镇压，粉碎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和反动派妄图扑灭巴勒斯坦革命烈火的种种阴谋，为巴勒斯坦革命和阿拉伯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巴勒斯坦游击队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拉伯国家和全世界的威望日益提高。一九七四年十月，在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努力下，第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列入议程，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十一月二十二日，又以压倒多数通过两项重要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享有实现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呼吁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和工作。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重申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是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事业的一个新胜利，是他们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同巴勒斯坦人民加强团结共同战斗的新成就。

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和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争夺霸权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反侵略、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当前，中东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在那里，两个超级大国明枪暗箭，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它们都力图排挤和压倒对方，在中东保持“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并在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中间制造矛盾，极尽挑拨分化之能事。特别是口口声声自称为阿拉伯人民“天然盟友”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拉一派，打一派，极力瓦解和破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团结和斗争。

两霸在中东争夺的加剧，一方面使中东人民深受其害，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这一地区人民的觉醒，激起了更加强烈的

反抗和斗争。中东问题的彻底解决，关键在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团结战斗。不管哪一个超级大国要什么花招，想要牺牲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和损害阿拉伯国家利益，以达到称霸中东的罪恶目的，终究是不会得逞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广大游击战士，为了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他们既不相信苏修的“好话”，也不害怕美、以侵略者的恐吓和镇压，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不畏强暴，英勇奋战，赢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为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我们深信：经历过战火严峻考验的巴勒斯坦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持久斗争，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一道，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进一步挫败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各种阴谋，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战斗的巴勒斯坦人民必胜！

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九三二页。